

## 文旅融合视域下伏里土陶活态传承的路径探析

袁宙飞<sup>1</sup>, 徐晨<sup>2</sup>

(1.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yuanzhoufei@sdu.edu.cn; 2.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1973184589@qq.com)

**摘要:**随着文化旅游的蓬勃兴起,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作为鲁南地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伏里土陶是齐鲁文化和优秀民间手工技艺的缩影, 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但近年来, 伏里土陶受到原真性内涵缺失、社会认同感低、传承结构断层、产业动力不足、传播渠道单一等因素的局限, 发展面临颇多困境。对此, 需要立足于文旅融合视角, 从文化内涵、传承结构、产业升级、传播途径四个维度对伏里土陶活态传承的路径进行探讨, 深度思考伏里土陶的保护与传承问题, 充分激发伏里土陶的生命活力和内在价值, 促进非遗文化的弘扬和地域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 同时为当前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文旅融合; 伏里土陶; 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 手造

近年来, 随着文化旅游的蓬勃兴起,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活态传承与创新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2023年2月,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中明确指出,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对于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sup>[1]</sup>。作为鲁南地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伏里村的伏里土陶, 已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独具特色。目前, 关于伏里土陶的研究

多聚焦于其艺术特色、历史价值及制作工艺等方面, 对于其如何实现活态传承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基于此, 本文从文旅融合视角出发, 探究伏里土陶活态传承的具体路径, 对于激发伏里土陶的生命活力和内在价值、促进非遗文化的弘扬和地域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 1 伏里土陶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内涵

民间土陶艺术是中国陶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独具一方特色的伏里土陶, 起源于5600年至43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 是山东土陶发展中的稀有艺术品种, 于2006年

[收稿日期] 2024-11-21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旅融合视域下‘山东手造’高质量发展研究”(23CWYJ19); 山东大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研究专项“数智时代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转化研究”(24RWZX21); 山东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3Y349)

底被列为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 1.1 历史沿革

作为鲁南地区传承历史悠久、覆盖面广、影响较大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伏里土陶像许多民间艺术一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1993年春,考古学家从伏里村中古遗址出土的大量古陶制器及残片证实,该地的土陶生产史已有数千年,商周至汉为其最鼎盛的时期<sup>[2]</sup>。在清末民初和解放前后的繁盛期,该地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制作“耍货”<sup>①</sup>的艺术大师,大窑屋作坊规模达到24口,陶窑7座,土陶品种增多,极大促进了伏里土陶的成长成熟<sup>[3]</sup>。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伏里土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幸运的是,1978年,西集镇文化站长甘致有不忍其就此落魄,尽全力对伏里土陶进行抢救、发掘、整理、研究和创新,最后成功地将“伏里土陶”这一鲁南独有的民间工艺为大众所熟知和重视,并促成其流入美国、日本、新加坡等21个国家和地区<sup>[4]</sup>。《甘致有和他的伏里土陶》一书便详细记载了甘致有与伏里土陶所结下的情缘,同时展现了一部跨越5000年的充满着伏里村文化特色的艺术史<sup>[5]</sup>。

目前,伏里土陶分祭祀、赏玩和生活用品三大类,上百个品种,目前流行的有30余种。祭祀类的有香炉、香案、香筒和狮子等;赏玩类的主要有陶鬻、陶羊、陶狮、蟾蜍和孩儿枕等;生活用品类的有汉纹罐、八角松枝盆、灯台等<sup>[6]</sup>。在这三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大站狮(图1)、蟾蜍(图2)、汉纹罐等。伏里土陶的种类丰富、样式繁多,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兼具,堪为“鲁南民间美术一绝”。



图1 大站狮



图2 蟾蜍

### 1.2 文化内涵

千年的迭代与传承,使根植于鲁南沃土的伏里土陶形成了稚拙朴素的艺术特色,以一种拙中见美、拙中见智的气度和高度昂扬的生命力质朴地展现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从艺术特色看,伏里土陶“具有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型制,浓郁的汉代风韵,南北朝特点,明清吸收其他姊妹艺术长处的印痕。”<sup>[7]</sup>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在伏里土陶身上得以融合。在造型上,伏里土陶追寻着原始性,造型憨态可掬,多采用模具制作,形简神具而充满生气。色彩大致可分为不上釉的素陶和上釉的彩陶两类。

①“耍货”为伏里土陶的旧称。

素陶保留着器物最本真的色彩,给人纯粹质朴之感;彩陶则多通过丰富和强烈的色彩对比来表现劳动人民积极的农村生活。伏里土陶的花纹缀饰别具一格,选用线条纹、乳钉纹、漩涡纹等,有简洁繁复之分,装饰手法简括明快、醇厚独特。充满巧思的工匠们赋予了土陶作品极高的审美价值,也反映了当地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此外,伏里土陶艺术承载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和传统手工艺精神。在当地民俗活动中,蕴含着丰富民间信仰和习俗的伏里土陶被广泛应用,成为婚嫁、节庆等场合不可或缺的物品。数千年以来,伏里土陶的制作技艺也在不断传承与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流程和工艺。工匠们对原材料的选择和处理、对制作工艺的掌握和改进,都体现了其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尊重与传承。同时,他们也注重创新,不断将新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融入土陶创作中。如在2020年初创作的《钟馗伏疫魔》《火神祝融》《出门戴口罩》等一系列抗疫题材的土陶作品,将土陶艺术恰当地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伏里土陶的艺术魅力不断提升。

伏里土陶凭借其形简神具的造型、朴实自然的色彩和醇厚独特的纹饰,充分展现着齐鲁人民对吉祥美满、生命和谐的期盼和对意趣生活的追求,不仅代表着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是当地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传统智慧的彰显。伏里土陶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审美情趣,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智慧与文明的结晶。

## 2 伏里土陶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及困境

### 2.1 伏里土陶传承与发展的现状

伏里土陶是齐鲁文化和优秀民间手工技艺

的缩影,具有重要的审美和传承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甘致有、甘志英等老一辈的传承人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唯有甘言军、甘言地和甘信祥等传承人在坚持创作。近年来,得益于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和民间艺人的共同努力,伏里土陶的传承和发展已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与重视。政府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资金扶持、项目资助的政策,并将伏里土陶作为该地的重点文化产业进行打造,建设了伏里土陶文化展馆和传承基地等文化场所,并组建了伏里土陶研究协会、研究所等机构,建立了土陶艺术技术人才库,关注和支持着伏里土陶的传承与发展。当地文化部门也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积极促成展览、论坛等活动的举办来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与教育部门开展合作,将伏里土陶艺术纳入到学校和社区的美育教育中,编写了伏里土陶文化校本教材,其中“伏里土陶进校园创新实践案例”被评为全省“非遗进校园”典型实践案例<sup>[8]</sup>,进一步彰显了伏里土陶在教育领域的价值。民间手工艺人们也紧随时代,结合市场需求和现代审美观念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作品,积极参加展览会和交易会,并开始借助各式数字技术手段与电商平台合作开展线上销售,谋求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 2.2 伏里土陶传承与发展的困境

然而,作为一个从小地方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由于多种因素的局限,伏里土陶在不断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面临原真性内涵缺失、社会认同感低,传承结构断层,产业动力不足,传播渠道单一等多方面的挑战,传承与发展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 2.2.1 原真性内涵缺失,社会认同感低

首先,伏里土陶面临着原真性内涵缺失、社会认同感低的困境。“原真性(Authenticity)”一

词来自文化遗产领域,是关于遗产保护的观念,随着文化遗产旅游的出现而逐渐进入旅游学研究的视野<sup>[9]</sup>。它主要是指各民族文化在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传承方式和内在价值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具有真实性、原创性、独特性、不可替代性等内涵。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伏里土陶在积极迎合大众审美,与当代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原真性内涵的逐渐缺失便是其消极方面。具体来说,当前,文旅融合已成为各行各业追求发展的重要抓手,过于迎合经济利益或市场需求以及原料的流失或改变,导致各级传承主体忽视了对伏里土陶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保护。对传统技艺的简化、改编甚至扭曲,对土陶艺术的虚假宣传或过度解读,使得伏里土陶的品质、内涵和精神实质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不加甄别地借鉴其他民间艺术的经验而导致的同质化现象,也使得伏里土陶的原真性特质渐渐式微。

客观来看,伏里土陶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其传承与发展深受文化变迁的影响。尽管伏里村人民在旧时曾以制陶为生,买卖的各类制品形式多样,但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物质用品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以及文化需求都在不断变化。对此,承载着深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审美取向的伏里土陶因难以快速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日益被其他物质或精神产品挤压了市场生存空间,渐渐与现代社会脱节,社会认同感不断降低。由此,扎根乡土民间的原生态艺术愈发淡出人们的视野,伏里土陶的生存环境也愈发艰难。

#### 2.2.2 传承结构断层

伏里土陶传承结构断层的困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困境,许多伏里村人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不足,缺乏足够的文化自觉和保护传承意识。“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或群体对其所属文化的主动认知和反思。在这里,其提出者费孝通先生强调的是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即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以及发展趋向<sup>[10]</sup>。显然,在伏里土陶的历史发展中,伏里村人民受制于人口流动、高等教育匮乏等因素和城市文化、精英文化等的冲击,对本土艺术的自觉保护和传承意识较为薄弱。另一方面,伏里土陶艺术的传承主要以家族制的形式延续至今。这种传承方式虽然保证了技艺的纯正性,但也限制了其传承的广度和深度,许多有潜力的年轻人无从了解和接触这一技艺,加剧了传承结构的断层。此外,由于伏里土陶售价低、利润薄而制作过程繁杂、成本高,除家族传承外几乎无人愿意从事这项清苦的传统手工艺工作,随时存在“技在人身,技随人走,人在技在,人息技绝”的风险。另有一点值得注意,非遗保护机制不完善、申报流程复杂也是阻碍培养非遗传承人的因素,需经政府层层审批的烦琐流程和漫长的审核周期,易将扎根于乡土民间的手艺人拒之门外。

#### 2.2.3 产业动力不足

产业动力不足的困境并不是伏里土陶所独有,而是当前整个文化旅游行业的现状。自2018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合并重组为文化和旅游部以来,“文旅融合”步入了新时代。一时间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响应,各式文旅相关产业蜂拥而起。然而“产业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另一方面却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会在无形中对其文化本身造成破坏。近些年,一个个闻风而起的特色文旅景区、文旅小镇、网红打卡景区等普遍存在着同质化现象,美丽的外表形式之下深层次

的文化内涵匮乏,营销模式雷同,文化传播断裂而分散,缺乏本土特色和记忆点,难以触及游客真正的审美需求,从而打动大众的内心。诸如此类的文旅综合实体与大众文化旅游的真实体验脱节,并不能带给人们兴之所至、满载而归的充盈之感,而是以一种竭泽而渔的买卖方式不断透支着大众对文化旅游的消费欲和好感度。中央财经大学的魏鹏举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噱头大于实质’的问题。”<sup>[11]</sup>类似问题在伏里土陶的产业推进中同样存在。虽然截至2023年8月,伏里土陶产业的年经营收入为1600余万元,带动了当地从业人员176人,年人均收入4万余元<sup>[12]</sup>,已是山亭区非遗产业发展中的较高水平,但因其市场规模有限、产业链不完善、资金投入不足、数字化发展滞后等,伏里土陶在面对市场变化时仍然缺乏灵活性。在当前整体文旅产业已几近饱和、略显疲态的情势下,伏里土陶的产业发展明显动力不足。

#### 2.2.4 传播渠道单一

制作伏里土陶的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伏里村,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且伏里土陶生产方式主要依赖于家庭式手工作坊,流通范围多局限于鲁南小部分地区,传播渠道单一。目前的实体传播途径多为针对固定群体的普及教育活动、民间民俗活动、重大文化节日和地方文博会时与其他传统艺术的联合展示及对外销售等,影响范围有限,展示形式也过于传统。在线上传播中,除新闻报道和部分平台的短视频介绍外,鲜有其他如官方网站、公众号等相关的宣传渠道。这导致伏里土陶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不理想,产品固定客源有限,也缺乏固定的销售点和长期的合作机制,销售对象主要针对学界和政界。虽设有展

馆、研究所和体验馆等宣传场所,但展览资料不详实、数字化发展不足、宣传手段单一等问题仍然是阻碍伏里土陶拓展传播渠道、扩大影响力的主要因素。

除上述四个主要的现实困境之外,信息闭塞、手工艺人文化素养不足和新兴工艺的冲击等也是伏里土陶传承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伏里土陶的传承与发展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 3 文旅融合视域下伏里土陶活态传承的路径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引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密切相关的活态传承理论,并结合伏里土陶的传承现状和发展需求来探究其活态传承的具体路径,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保护与尊重,更是对现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一次创新与探索。

#### 3.1 活态传承理论的介入

“活态传承”是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理论。具体来说,它包含“活”和“态”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中,“活”指的是文化的动态性和持续发展性,即文化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地传承和演变中来保持其活力和生命力;“态”则指的是文化的表现形态和传承方式,即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特点和内涵。因此,“活态传承”强调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生与发展的环境中和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的实践中的动态传承,既关注非遗的原真性保护,也追求生命活力的激发,而其所表现出的“活态流变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主要的特征之一<sup>[13]</sup>。

活态传承对于伏里土陶现实困境的突破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有利于活化固有资源,促进

创造创新。而文旅融合的繁荣发展,正迎合了活态传承的基本要求,将从前分离的传统旅游方式转变为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我们寻求伏里土陶的传承与发展,需要站在文旅融合的新时代视域下,在文化内涵、传承结构、产业升级和传播途径等方面下功夫,将静态的保护转变为活态的传承,这一目标才有可能逐步实现。

### 3.2 伏里土陶活态传承的具体路径

#### 3.2.1 丰富文化内涵,激发文化认同

在中华传统艺术的广阔天地中,民族民间艺术以其原真性和生命力而独树一帜。这些艺术形式直接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凝结着无数代人的智慧与情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是最贴近人民心灵的艺术。伏里土陶正是这样一种根性的艺术、母体的艺术。它的每一块泥土、每一道纹理,都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美。因此,认识、理解、尊重、保护这些遗产应当成为我们认同、传承、创新、守护这些遗产的前提。

保留住伏里土陶的原真性特质,为其获得良好的生存空间,我们首先需要丰富其文化内涵,引导大众树立深厚的文化观念。千百年来,伏里土陶艺术依靠其原生土壤和独有手工艺得以延续。从物质层面上看,通过加强保护土壤原料,运用现代化手段分析并规范其原料构成,严格把控制作工序等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伏里土陶的生存空间和原真性特质。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伏里土陶所独有的造物特征、民俗信仰和传统手工艺精神正与当下社会积极践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不谋而合。因此,延伸和拓展伏里土陶的文化内涵,使之与社会的审美观念相契合,与大众的文

化需求相适应,明晰自己在当前文化语境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能够引发社会各类人群的关注,促进伏里土陶艺术的普及与传播,不断夯实文化自信。

其次,还需激发大众的文化认同,不断强化文化保护和传承意识。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sup>[14]</sup>。它是个体或群体基于某一种文化的归属感,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伏里土陶艺术作为民族情感和文化的寄托,凝结了伏里村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而手工艺者所拥有的技能、诀窍和技巧作为社会记忆,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符号,还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观念。文化传承的过程也是展现社会记忆的过程,因此在传承过程中,手艺人应深入挖掘伏里土陶所独有的文化元素,如夸张但考究的造型特征和繁复的花纹缀饰,创造性地将其与现代造物思想相结合,创作出既反映当地人民生活意趣又能引发大众情感共鸣的土陶精品。在保留自身原真性特质的同时尝试将其与现代社会相结合,赋予其当前社会所认同的观念,将物质实体与精神感受进行联结,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情怀,激发大众的文化认同感。

#### 3.2.2 强化人才培养,发挥教育价值

民间艺术与其他类型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社会历史发展下人类自发性创造活动的产物,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非遗的活态传承离不开“人”这一核心要素。

从地理上看,伏里村身处鲁南相对偏远的一隅,虽历史悠久但信息相对闭塞且人口结构多以中老年群体为主,空心化问题突出,乡村活力不足。因此,面对随之而来的传承人年龄层偏高、年轻群体流失和资金不足、设备简陋等窘境,当

地政府应当首先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机制,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其一,在组建伏里土陶研究协会的基础上,加快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伏里土陶的传承人和技艺进行专门建档,通过各种数字化手段妥善保存其制陶流程和技艺。其二,扩大财政支持,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补贴传承人的日常生活、制陶设备及创作和传承活动,支持相关的培训、研究和展览。其三,当地政府和传承人应敞开胸怀,通过多种形式吸引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感受伏里土陶艺术,向有意愿深入学习的人群积极传授技艺并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逐步改良传统的传承方式,不断完善培养体系。与此同时,还应注重传承人综合素养的提升,拓展对外交流及跨界合作,建立相应的互动合作平台,激励传承人不断开阔视野,吸收前沿新理念、新方法。加强与当地高校、研究机构及行业组织的合作,共同探索伏里土陶与文化旅游融合的创新路径,培养复合型人才。此外,优化传承人申报流程、完善申报制度同样有助于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在完善伏里土陶传承结构的过程中,美育价值的发挥同样重要。美育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利用线上线下资源,积极推广有效资源,如通过书籍、画册、影像、官方网站、在线课程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大众呈现和推广伏里土陶艺术;二是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合作设立伏里土陶传承基地,同时定期邀请学生及社会爱好者实地参观、学习和体验;三是在社区、景区、广场等公共场所定期开展伏里土陶宣传活动或手工市集,促进社会群体对伏里土陶的了解,激发大众对土陶文化的兴趣。面向不同的对象

群体定期开展美育活动有助于传承结构的不断完善,让更多人参与到伏里土陶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 3.2.3 推动产业升级,塑造文旅品牌

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仅从单一的收藏、研究和展示开展多有限制,特别是在科技飞速发展和多媒体工具日益普及的现代社会,更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多元化创新。民间艺术应该是生活化的,而不能简单地将其文物化。当前,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日益频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塑造地域独有的文旅品牌,正是当下文旅产业发展的热点。

放眼山东省内,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要抓手的“山东手造”文化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对于目前知名度相对较低的伏里土陶而言,需紧紧把握这两端优势,着眼于有前景的项目和产业,避免盲目产业化。首先,开展跨界合作有助于扩大伏里土陶的知名度,迅速拓展市场。当下时兴的品牌联名吸引着大众的目光,成为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又一增长点。伏里土陶工艺品不仅可以用来祭祀、耍玩、盛物、装饰,也可与服装、家居、食品等领域进行跨界合作,将伏里土陶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创造出更有创意、有内涵、有延伸的文化产品。其次,深入挖掘伏里土陶的历史文化故事、人物传奇和传统文化元素,创作并推广个性化、系列化的文化创意产品。邵明华曾指出,内容生产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文化资源、创意转化、文化产品构成了文旅融合内容生产的“三重向度”<sup>[15]</sup>。因此,伏里土陶可以凭借地方所独有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设计与开发转变为新颖的文创产品,在融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同

时将文创产品与当地旅游业结合起来,打造特色鲜明的品牌符号,逐步形成伏里土陶所独有的文旅 IP 品牌,融入“山东手造”工程的建设。

如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方式便是“使用”,是再次创造一种需求,为人们所需要。因此,促进伏里土陶的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土陶+”战略,推进多要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尝试将伏里土陶与研学旅游、传统节庆、文创产品、文化市集、日常生活等方向深度融合,使其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前提下大胆创新,推动土陶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品牌塑造。

#### 3.2.4 搭建数字平台,拓展传播途径

当下手造产业的运营传播与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日益加深,数字平台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兼具企业与市场的双重属性,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反应,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在手造产业的传播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sup>[16]</sup>。因此,伏里土陶数字化传播途径的拓展,首先需要充分运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优势,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传播平台。数字平台能够通过整合资源、互动交流和扩大影响等功能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伏里土陶的生产、展示、销售和传播的各个环节中。例如在展示和销售环节,山亭区政府已计划创新传播方式,打造“亭有匠心”非遗直播间,邀请土陶等非遗传承人线上传授手工技艺、讲述非遗故事、销售手造产品,使“小手艺”不断创造大财富,带动乡村振兴<sup>[12]</sup>。在传播环节,可充分利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设计性来展开叙事,使故事不再是被单向地讲述,而是通过旅游者的在场参与来生成故事,进而为深度的沉浸式体验提供条件<sup>[17]</sup>。由此,通过数字艺术展览等多种互动形式展示伏里土陶艺术,打破单一的

静态展陈方式,能够增强可感性和交流互动,为受众提供优质的情境体验。

此外,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已深刻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习惯,网络成为民众获取信息、交流思想、共享文化的主要渠道。对此,伏里土陶的传承与发展也需紧跟时代,积极拓展传播途径,将伏里土陶艺术和文化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关注度和影响力,为其注入新鲜活力和动力。

综上所述,针对伏里土陶在传承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笔者立足于文旅融合视角和活态传承理论,分别从文化内涵、传承结构、产业开发、传播途径四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探究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笔者期望,伏里土陶不仅可以作为一门传统民间艺术焕发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更能够成为一座连接传承人与大众、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建立起一种深层的文化对话与共享机制。探究伏里土陶的活态传承这一切口虽小,但对于齐鲁文化的弘扬和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 4 结束语

伏里土陶艺术产生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这份来自古代的馈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地域性社会群体的生命印记。面对伏里土陶原真性内涵缺失、社会认同感低,传承结构断层,产业动力不足,以及传播渠道单一等困境,于文旅融合的背景下进行的文化内涵、传承结构、产业升级、传播途径等方面的路径探索,为伏里土陶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时代洪流湍急,却仍需初心不改。延续伏里土陶的生命,不仅是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更是对家国情怀、乡土情怀的坚守与呼唤。乡土文

化是中华文化之根,是民族精神之源泉。在文旅深度融合的当下,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情怀去探寻伏里土陶的独特魅力,焕发这一方乡土文化新的生机与活力。

### 参考文献

- [1]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EB/OL].(2023-02-22)[2024-11-12].[https://zwgk.mct.gov.cn/zfxgkml/fwzwhyc/202302/t20230222\\_939255.html](https://zwgk.mct.gov.cn/zfxgkml/fwzwhyc/202302/t20230222_939255.html).
- [2]张玉柱.齐鲁民间艺术通览[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909.
- [3]李文奎,张宪席.鲁南土陶及其艺术特色[J].美术,2019(10):114-115.
- [4]刘成龙.荒诞不经,反其实:伏里土陶艺术考究[D].徐州:江苏师范大学,2014:41-42.
- [5]何方,石劲松.甘致有和他的伏里土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 [6]王传东.非遗之美: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赏析:1[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125-126.
- [7]魏雪.齐鲁民俗在伏里土陶中的作用与艺术表现[D].景德镇:景德镇陶瓷大学,2022:13.
- [8]枣庄文明网.挖掘民间文化之种 传承陶乡千年记忆:山亭区“三坚持”创新实施“土陶”战略焕发传统文  
化新活力[EB/OL].(2022-09-22)[2024-10-23].  
<http://www.sdzzwm.com/news/show-20173.html>.
- [9]章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研究:基于文旅融合的视角[J].社会科学家,2021(6):15-20.
- [10]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158.
- [11]李尽沙.文博文创的“贴牌”困局与应对方法[J].美术观察,2018(5):28-29.
- [12]山亭区文旅局.山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暨“山东手造·亭有匠心”手造展示销售专区开馆新闻发布会[EB/OL].(2023-08-11)[2024-11-02].  
[http://www.shanting.gov.cn/zwgk/xxgkml/qzbn/qwhhlyj/202312/t20231220\\_1809869.html](http://www.shanting.gov.cn/zwgk/xxgkml/qzbn/qwhhlyj/202312/t20231220_1809869.html).
- [1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65.
- [14]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02-104,107.
- [15]邵明华.文旅融合的内容生产及其三重向度[J].人民论坛,2023(18):98-102.
- [16]袁宙飞,李璐佳.手造产业共生机制的生成逻辑、体系建构与实现路径[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4(5):23-31.
- [17]白晓晴.数字文旅空间的沉浸叙事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35-44.

(责任编辑:朱艳红)